

不平  
徑約  
大州





MG  
P829.15  
6

# 不平等條約大綱目次

- 一 敘言
  - 二 賠款
  - 三 外債
  - 四 關稅主權
  - 五 租借地 租界 領事裁判權 會審權
  - 六 通商 航行 製造 築路 開礦 經營農業 漁業
  - 七 傳教 辦理學校 醫院 及其他文化事業
  - 八 結論
- 附錄

中山先生對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主張  
二百三十五年間中外重要條約表



3 1771 5855 1

367212

# 不平等條約大綱

## 一 敘言

自從歐洲機器工業發達以後，因為大規模的機器工廠，只有大資本家擁有，在大規模的機器工業之下，小工廠與手工業工人都受了他們的壓迫而破產；在他們國家裏面，資本都要集中到少數大資本家手中，這些大資本家更進一步聯合起來組織「托拉斯」，便壟斷把持了全國的市場。他們與大銀行家合起手來操縱官僚議員的選舉，使國家的政權為他們的走狗所掌握，他們於是可以有權自由指揮警察軍隊，可以依照他們自身的利益規定法律，締結條約。他們因為工商業發達的原故，有了很多賣不完的商品，以及很多用不完的資本，於是他們要投資本到外國去，或借款給外國政府，或在外國經營工廠農場，他們亦要在外國開闢市場，把他們賣不完的商品運到外國賣給人家。他們因為要求他們放債的安全，與他們所經營事業的可以自由發展，不至於受別國或那裏本地的人民所抵制與妨害，於是又指使他們的政府，利用他們的政權與軍權，到外國去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有時用暴力奪取了外國的政權，使那些國家成了完全受他們統治的殖民地；有時用暴力強迫外國的政府與他們訂下一些不平等的條約，奪取那些國家的一部分重要的政權，使成爲在他們支配之下的半殖民地國家。這便是我們所說的帝國主義，中國正是在這樣帝國主義之下的半殖民地國家中的一個。



外國用暴力強迫中國訂下一些不平等的條約，這些事情，都是近八十年歷史中間，所曾經詳細記載下來的。道光年間，英國人因為要勒賣鴉片，調了一萬五千人的軍隊，三四十隻兵船，攻打福建，浙江，江蘇等省，強迫中國訂下南京條約。咸豐年間，英國因為要壓服中國人仇英的心理，法國人因藉口中國有人殺了法國的傳教士，他們聯軍攻陷廣州，打進天津北京，強迫中國又訂了天津條約。從此以後，中國的滿清政府害怕外國的武力，外國人只須稍加以威嚇，便不敢不唯命是聽。到了光緒甲午年，日本爲了爭奪朝鮮，又逞其橫暴，給中國一個重大的打擊，強迫中國訂下馬關條約。此後聽德國強迫中國締結租借膠州灣的條約，英國強迫中國締結租借威海衛九龍的條約，法國強迫中國締結租借廣州灣的條約，俄國強迫中國締結租借大連旅順的條約。到庚子年外國因為要撲滅中國義和團的排外空氣，八國大舉聯軍，驅逐滿清帝后，佔據北京，又強迫中國訂下辛丑條約。歐戰期間，日本趁歐美無力顧及中國，於民國四年五月九日，又強迫中國訂下所稱二十一條的中日協約。歐戰以後，英美要打破日本在中國之優勢，召集華盛頓會議；在這個會議之中，中國在英美控制之下，又訂下所謂九國條約。上述的條約，以及此外還有許多條約，沒有一件不是喪權辱國的；不僅是喪權辱國，並且是中國近平來貧弱戰亂的唯一原因，他們把中國死死的送上了一條絕路。

有人以爲條約是神聖的，破壞條約是一件名譽的事情，這真是一句再混蛋沒有的話了。孔子還要說「要盟不信」；南京條約，天津條約，一直到華盛頓會議的九國條約，那一次不是外國要挾之下所結的盟約？爲甚麼我們應當對於這些條約去講究信用呢？孫

中山先生說，這些條約，是中國人民的賣身文契。所以，只有生成奴隸骨頭的人會把他看成神聖的東西。高麗亡國的時候，亦有爲日本強迫所定的日韓合併的條約，高麗人亦應當尊重這種條約麼？我們吃這些強盜條約的虧亦吃得夠了。我們爲甚麼還會怕破壞了這些條約？

我們編印這一部小書，意思是要將這八十年來中國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他們的性質與他們所發生的各種惡影響，簡單而明瞭的敘述出來。我們要使讀者知道這些不平等的條約處處使他們自身受着禍害，他們自身今天的一切禍害，都是不平等條約所產生的自然結果。我們希望他們爲了救中國與救他們自身的原故，必須發一個決心，加入反帝國主義的大運動，爲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而作戰。我們應當將這些不平等條約的來源與性質，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的，使全中國四萬萬人都知道。我們要隨時提醒一般民衆，引導一般民衆，與那些壓迫我們的外國帝國主義作一個決死的鬭爭。

我們在這下面，把最有關係的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事實，一一的縷述出來，請大家仔細的看下去。看了以後，請大家問一問自己，你應當對於帝國主義的壓迫，取一種甚麼態度？你以爲反帝國主義運動是一回甚麼的事情？

## 一一 賠款

中國自南京條約，便於割讓香港，開五口通商以外，被英國勒派二千一百萬元賠款，嗣後英法聯軍，兩國總共勒賠銀一千八百萬兩，同治年間中日台灣交涉勒賠銀十萬兩，光緒年間中俄伊犁交涉勒賠九百萬盧布，差不多每遇外國人發生糾葛中國總少不了損失幾十萬的金錢。然而這都是過去的事了。這些錢都已經交付清楚，亦只好由我們自認晦氣。

到了甲午年日本戰勝中國以後，他開口要中國出三萬萬兩銀子的賠款。後來幾經商量，連利息與贖回遼東半島的費用，仍定爲二萬五千萬兩銀子。光緒末年的全國收入每年不過銀二萬萬兩，除了用做一切政費以外，怎樣可以有這許多的錢賠給日本呢？於是滿清政府於五年之內，借外債共銀三萬七千萬兩；這所借的外債，一直到現在還歸還不清。現在每年在海關稅款中間，須扣還「俄法債款」本利八百餘萬元，到民國二十年也；「英德債款」本利三百餘萬元，到民國二十一年止；「英德續借款」本利八百餘萬元，到民國三十二年止；三項總共每年扣付二千六百餘萬元，這都是爲了籌付甲午賠款所起的外債，一直經過三十年到了現在，還是我們全國人民的一個重大的負擔。

庚子年八國聯軍佔據北京以後，他們勒逼滿清的孤兒（光緒帝）寡婦（慈禧后），要中國出四萬五千萬兩的賠款，分三十九年付清；這加上三十九年的利息，實在共需支付九萬八千餘萬兩銀子；因爲外國人要我們將銀子換成他們所用的金幣再付給他們，最先三年

，銀價跌落，我們又多付出了八百萬兩銀子的磅虧，才夠兌換那預定數額的金幣。庚子年的義和團，是因為德國佔據膠州灣以後，他們的商人教士在山東橫行無忌所激生起來的，所以他發生於山東，後來到北京第一便殺了德國的公使。義和團因被激於一時的反感，不分黑白的屠戮外人，固然亦未必不略有過當之處；然若比歐洲之屠戮猶太人，日本大地震時之屠戮華僑，這亦不是甚麼很奇異的事情。縱然我們對於被屠戮的外人，應當給與相當的賠償撫恤，照日本屠殺華僑案的比例，至多賠償幾萬元或幾十萬元亦便了不得了；乃竟至於敢向我們勒索四萬五千萬兩銀子，合上利息磅虧，要我們支付將近十萬萬兩銀子，這是一個甚麼明火執杖般的強盜態度麼？我們對於這種賠款，已經支付過十幾年了；然而到了現在，除去俄國自願不要賠款，德奧戰敗後被我們把這宗賠款取消了以外，每年還需在關稅中間扣還一千八百萬元，一直要到民國三十四年始得還清。（民國二十一年到二十九年，每年還須多付八百餘萬元。）

爲了甲午賠款，至今我們還要每年付出二千六百萬元，爲了庚子賠款，至今我們還要每年付出一千八百萬元（或二千六百萬元）；這每年四五千萬元的款子，爲甚麼一定要這樣很恭順的賠付給外國人呢？我們全國商民最恨的是釐金，然而全國釐金的收入，總共不到四千萬元；爲了這不到四千萬元的款項，我們養了許多釐金官吏，勒索陋規，私吞公款，全國商民的實際擔負的，至少總在一萬萬元以上。因爲有了釐金，商貨沿路受着留難，一切完過釐金貨物價格都騰貴了，一般人民都加重了生活的負擔。倘若我們把上述每年四五千萬元的賠款，從此以後再不付給外國人，我們在關稅中扣付賠款的債項，抵補



廢除贖金的損失，我們不是很可以爽快快快的廢除全國一切贖金麼？強盜搶了金錢，土匪派了款項，我們縱然力量敵不過他，亦要設些避免強匪劫制的法子。現在帝國主義者這樣橫蠻的每年向我們勒索四五十萬元的鉅款，而我們的商賈困於贖金關卡的阻難，我們的人民因贖金而須忍受物價騰貴的生活程度；我們却從不敢想到便將這四五十萬元賠款不再支付給外人，以抵補廢除贖金的損失，這不是奇怪的事麼？

現在各國主張公道的人們，多認為各國應當取消這種強盜式的賠款；各國政府亦知道要中國支付這種賠款，是過於厚臉皮的事情。於是他們妙想天開，表面聲稱退還賠款，實際只是把一部分賠款限定中國用做他們所支配的教育事業上面，以行他們的文化侵略政策，使中國的青年受他們的牢籠迷惑。美國用了一部分賠款，設立清華學校，歡迎留美學生，這已養成了許多親美氣的洋奴；日本亦謀劃出一部分款項，施行他的甚麼對支文化政策，英國法國亦都有這一類的擬議。我們應當根本否認這些賠款。倘若我們要擊這些支付賠款的金錢用在教育事業上面，那便我們應當完全自主的擊這些錢來極力擴張中小學教育。我們人口約四萬萬的一個國家，受小學教育的還不到四百萬人，受中學教育的只有十一萬人，我們全國小學教育經費，連地方經費與私人捐款，還不過二千三百餘萬元；全國中等教育經費還不過八百餘萬元。這使許多正待教育的兒童與青年沒有可進的學校，使一般小學校都只能因陋就簡的給與學生一種不完備的教育，使一般中小學教師生活很為窘迫窮苦。我們有了錢最要擴張全國的中小學教育，為甚麼擊這許多的錢，在外國把持操縱之下，讓他們辦理那種迷惑同化中國青年的教育呢？

### 三 外債

我們所負的外債，合計是十八萬萬元，上述兩宗賠款的負擔一併在內。

爲甚麼有這多外債呢？第一、便是由於外人勒索賠款的結果；第二、則是由於外人屢次資助北洋系的軍閥，使他們殺戮中國人民的原故。

我們說的十八萬萬元的外債。內中不但有由甲午賠款而起的俄法，英德，英德續債款三宗，尙欠共約一萬七千萬元，庚子賠款除俄德奧款不計外，尙欠共約三萬五千萬萬元；並且有民國元二年時，爲了關稅不夠償還上述債務而起的克利斯浦洋款，尙欠四千萬元，五國善後借款，尙欠二萬萬元。這數項債務，合計起來，將近八萬萬元，差不多竟佔了外債全額的一半。這中間除了克利斯浦洋款與善後借款，有一部分供袁世凱濫用了以外，餘均只是完全供外國人的剝削，名爲債務，實在中國並不會爲自己借進來了甚麼款項。

善後借款除去回扣經理匯費，實收不過二千英磅；然加上四十七年的利息與經理匯費，應歸還共總六千七百餘萬磅，這一出入之間，中國要損失四五千萬磅，即三四萬萬元。然而袁世凱得了這宗借款，便有力派兵南下，趕走了革命的各省都督，遍布北洋系的鷹犬爪牙於南方各省。這是中國這十餘年來割據擾亂的總原因。民國七八年間，日本又資助段祺瑞，供給他窮兵黷武的經費，不要抵押品，不定償還期限，使段祺瑞等好飲鳩若狂，拚命借款，以爲屠宰人民的費用。西原借款四項七千萬元，遂成了第一宗大款。

目的無抵押債務；中國所欠無抵押債務，由日本所借的要佔百分之六十五。這種債務，自吳佩孚打倒了段祺瑞以後，很久都虛懸沒有着落；所以日本於前年拚命的幫助張作霖段祺瑞，驅逐吳佩孚，以把持住北京政權。正是因為這樣，日本才可以唆使段祺瑞，硬派中國人民使承認這種債務的原故。

上述的外債，內有鐵路借款四萬萬餘元；這中間有些只是北京政府借修鐵路為名，拿來借他們窮兵黷武之用的。所以同成鐵路借款只繳了十分之一（一百萬磅），浦信鐵路借款只繳了十五分之一（二十萬磅），寧湘鐵路借款只繳了十六分之一（五十萬磅），沙興鐵路借款只繳了一百分之一（五萬磅）；事既未辦，款亦不曾繳齊，所繳的款，却不知用到何方去了。然而這一堆糊塗賬，却都要作為我們四萬萬人的牛馬負擔。

民國八年預算，我們全國的收入，除去內債與銀行借款不計外，總共不過四萬一千元，還內外債所需的款項：便要二萬一十萬元之數。這還成功一個甚麼事情呢？我們全國教育青年兒童所用的經費不過六百七十萬元；我們全國經營農工實業所用的經費不過三百七十萬元；我們爲了甚麼原故一定要把全國人民的脂膏，不用作人民直接有密切相關的教育實業事上，却拏出一半以上的數目，去歸還這樣的一筆糊塗賬呢？

我們全國有三萬萬以上的沒有受教育機會的人民，連地方設立與私人捐助，我們在四百萬方里的國境中間，才設有十萬個小學校，一千七百個中等學校，八十四個大學校。到了學齡的兒童，在所謂模範省的山西境內，一百人中還有六十餘人沒有受完全的小學教育；其餘各省，除直隸奉天以外，連所稱教育最進步的江蘇浙江境內，一百人中竟都有八

九十人以上沒有受小學教育的機會。小學教員的生活是很苦的，每年薪俸甚至於不過八九十元，最少至有四五十元的；這使他們不能供給自己以及家庭足夠的衣食費用，比較有能力的人都不安心到小學裏做事，結果，全國兒童的教育遂都落到窮途末路的一般人們手裏。私立的學校，學費是很重而設備是很苟簡的；國立省立的學校，近來亦想用改行新學制的托辭，無形的把師範學校免費的制度取消，而且把不收費或收費很少的小學教育年齡減少，這樣下去，將來稍為貧苦的學生都會沒有得着較高教育的希望。高等學校的費最多的，僅僅學費一項要收每年二百一十元（例如上海同濟大學），其餘有許多學校，連學膳費與都市生活各費用每年亦總需三百元上下。這種昂貴的費用，使一般中產人家的父兄苦於沒有力量送子弟進學堂；縱然勉強進了學堂的，又時時不免有輟學之慮。然而，我們雖則沒有錢辦理教育，我們却能毫不吝惜的每年拿出二萬一十萬元，那便是三四十倍於全國教育經費的款項，去賠還那些不明不白的內外債，這不是很奇怪的事麼？我們倘若否認了這種內外債，把這種款項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撥來作教育的費用，我們要添設多少學校？我們但能這樣，為甚麼我們不好加增小學教員的薪金？為甚麼不好減免各種公私學校的學費？這二萬一十萬元是我們人民的脂膏；我們要把他用做教育我們人民的子弟，這是「天公地道」甚麼人亦不能反對的事情。

換一方面說，中國現在有許多沒有工作，沒有田種的游民土匪，各省農民耕地不滿十畝的，除蒙藏與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六省未有報告外，已佔農民全數百分之四十二，總共有一千七百萬家；同時公私荒地有八萬四千萬畝，因為水旱風雨病蟲災歉之結果，

農民自身既無力救治這些災患，國家亦沒有經費統籌一種救濟的方法。卽如淮河在洪澤湖一帶歷年的汎濫，淹沒的田，總在二三萬畝以上；黃河在直隸山東一帶歷年的汎濫，亦淹沒一萬萬畝以上的田地。中國倘若把還債的錢拿來修理河道，放出各地被水淹沒的田，何至於會使北方健壯的農民都化成了北洋系的軍隊？何至於會使江北的男女老少，都棄鄉離井的到上海來做苦力以尋一口飯吃呢？中國在邊疆地方，可以移植墾荒的還多得很多。每方里中，奉天貴州只住了十人。雲南甘肅只住了九人，吉林熱河只住了六人，黑龍江與蒙藏青海甚至於每方里還住不上一個人；然而我們一方每年拿二萬一千元去還那些糊塗賬，一方却因爲沒有錢的原故，讓一般人民只顧在這些地狹人稠的範圍中間，爲了生存競爭的原故而互相屠戮，把邊境的地方讓外國人去施行殖民政策（南滿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二〇年間，中國人僅加增百分之三十，日本人却加增了百分之六十八），不肯拿國家的款項給我們窮無所歸的人民一點鼓勵幫助，讓他們到邊疆方面去發展，這成爲一箇甚麼道理呢？便就現有的農業說罷！因爲河道不加修治，河身高而容水少，稍久晴則乾涸而無可資灌溉之用，稍久雨則汎濫而損壞了一切禾稼農產；加以連年災歉，與一切物價繼續增漲的原故，農民貧苦，無財力以充分的從事耕耘，以致每年收穫減少。就每畝收穫量說，民國三年產米三石六斗，七年却減至一石六斗；民國三年產麥九斗，七年却減至六斗。倘若我們能將這二萬一千元支付債務的錢，取一部分來補助窮苦的農民，使他們有足夠的錢購買一切農具肥料，亦何至於使收穫量如此的逐年遞減，愈加增他們的窮困呢？英國國家對於人民，每年給與老年補助金貧民補助金各二千餘萬磅，美國亦給補助

金二萬五千萬美元的美金；至於中國，我們却每年甘心將二萬一千萬元貢獻給勒索詭詐我們的中外財主，不會肯在老年與貧民身上做一點切實救濟的事情。我們的人民已經是太苦了。我們要有一個翻身的日子纔好。

我們爲了要按年賠還二萬餘萬元的債務，使我們鹽稅釐金等負擔，一天天更重了。全國鹽稅九千萬美元，累着食鹽繼續漲價，一般貧苦的人民甚至連食鹽都買不起。釐金貨物捐更累着百物都昂貴起來。此外牲畜有稅，屠宰有稅，房鋪有捐，車船有捐，還有許多層出不窮的附加稅款，千方百計的盤剝人民。這樣的捐稅，國家不過每種可以收得幾十萬至多一二百萬元而已，然而人民因此不能不過很高的生活，以致每月收入數元十數元的工人，商夥，下級員司，小學教員，都是很深刻的感受經濟的壓迫：一般中等人家都衰敗了下來，還岌岌然不能自保他們現在的地位。要怎樣救我們自己呢？只有下一個決心，否認這些糊塗賬的債務，至少我們亦要嚴格的將所有的債務加一番審查；能夠這樣，我們可以少支付出去一二萬萬元，我們便把那些毒暴的稅捐一筆勾消了，亦並不是甚麼難事。

滿清是我們推倒了的，滿清的債務，我們當然不能代爲擔負。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參議院的職權，議決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國會成立，其職權由國會行之。既然如此，那便沒有經過國會批准的善後借款，與此後在國會被解散期間段祺瑞徐世昌等所借的私債，當然應由他們私人去清理，我們國民無承認之理由。蘇俄革命以後，否認了俄皇時代三百萬萬盧布的外債，到現在英國法國亦還是只有咬着牙齒承認他；那便像我們這還不上二十萬萬元的外債，縱然給他一筆抹煞了，亦算不了一回甚麼事情。

#### 四 關稅主權

關稅是說在出入海關境界的各種貨物商船上所抽的稅。因為此等海關常設於一國的邊境，所以他的課稅，常與外國貿易有密切的關係。一個國家在外國貿易發達的時候，固然可以從海關方面得着大宗的稅收；然而比這種稅收更重要的，他可以利用海關的稅則調節出入口商品，例如對於奢侈品與可以妨害本國貨物銷路的商品，加重稅以遏制其入口；對於一切生活必需品及工廠需要的原料，免稅以吸引其入口；對於本國需要留供自用的出品原料，加重稅以禁止其出口；這樣，便可以使本國產業興盛，人民生計不至於受外貨的壓迫。所以關稅對於一國的產業生計有很重大的關係。

然而中國呢？中國的關稅主權完全被外國人掌握住了。外國人從兩方面掌握中國的關稅主權：一面把持稅務行政，一面干涉海關的稅則，使中國不能自由的利用稅則以調節出入口商品。

外國人怎樣能把持中國稅務行政的呢？從太平天國的時候，中國稅關官吏因為避難離了職守，英法法領事便利用機會出來派員代為徵稅，事後遂輕輕的騙得了代辦稅關之權。咸豐的時候，定約要邀請英人幫辦稅務；光緒甲午以後，英國更強迫中國承認總稅務司繼續聘請英人。義和團之後，外國人勸賠了大宗的稅款，那時關稅全數還不敢按年賠款之用，於是外人更攫各處離海關五十里內之常關一併歸各海關稅務司兼辦。革命以繼，各關洋員趁我國之無暇照管，竟直接將各國稅款存入匯豐銀行，由總稅務司支配用途。

後來雖有稅款歸中國銀行之說，然亦不過是由中國銀行轉一道手，結果仍要由外國銀行保管，受總稅務司外國的全權支配。

這發生甚麼結果呢？全國北部中部南部邊境的四十六個海關，十九個常關，在一百幾十個洋員的手中把持着。海關的重要職務，盡為洋員所佔據；各關稅務司英國人便佔去了三分之一。總稅務司英國人安格聯掌管着佔全國稅收六七分之一的關稅，每年總共將近一萬萬元的現款；他一面借口為債主國保證外債的安全，一面把支付外債餘剩的款子留在手中自由支配，遂使中國那些認賊作父的政府與商人敬畏他像神明一般。這樣的辦法，不僅把我們每年將近一萬萬元的稅款受制於外人，而且還使他們有機會利用收稅的權力，限制使用中國的貨幣，以擾亂破壞中國財政經濟的現狀。民國十年，他們限制稅關收受中交鈔票，惹到各地中交兩行發生擠兌的事情，幾乎鬧到中交兩行維持不住他們的信用。民國十三年秋節的時候，他們在漢口忽規定關稅要收現款，他們把現洋統統存入匯豐銀行，故意不肯拿出來在市面上流通，於是他們把漢口全埠鬧到銀根異常吃緊，倒閉商店多家。匯豐銀行一直到現在亦不過只一千五百萬元的資本，比中國銀行已繳的資本還少三百餘萬元，然而他一年間的放款可以達一萬四千萬元，幾乎十倍於他所有的資本。他從甚麼地方有這多的錢拿出來作為放款呢？自然他因為有了領事裁判權的保障，膽敢為中國的無惡不作的軍閥官僚存儲他們的存款，然而他最大的存款，還是依靠每年各海關交來的稅收款項。近年來上海方面海關每年收入在二千萬兩以上，天津漢口方面海關收入，每年亦不過五百萬兩。外人將此等大宗款項盡把持着存入外國銀行，於是外國銀行用



以爲大宗活資操縱市面。這是可以讓他這樣下去的嗎？中國的大學專門畢業生以及歐美留學回國的人們，正苦於找不着相當的職業，他們因爲生活逼迫，墮落到轉入官僚政客之途的不知道有多少。然而我們眼看見全國一兩百個海關稅務司，幫辦等職務，都被外國人把持住了，眼看見他們利用這種職位與權力，作種種戕害中國的事情，都認爲這是當然的外國人應當有支配全權的，這豈不是很奇怪的事麼？海關報告，素來稱爲詳備可供參考，有許多人因此還讚嘆外國人的辦事細密而有精神；但是我們只須一看他們報告的表冊，沒有一種不是用外國文作主體，甚至於有許多還是完全不附中文的，我們便可以知道這些表冊本不是爲中人的利益而編印的東西。外國資本來爲他們自己的便利，常常要賺得中國各口岸的市場銷售狀況與原料生產情形，於是遍布於中國各海關的他們的走狗，便每年用中國的稅款，爲他們派許多人專門做這些調查統計的事情，而且每年爲他們印刷各種各色的報告。我們在全國養了一兩百個外國資本家的偵探，每年看見他們用我們的稅款印出許多偵查的報告，却心悅誠服的欽佩他們的會辦事情，甚至於還有些人因此以爲中國海關非永遠讓外人霸佔不可；真是洋奴的腦筋嗎？天下真有這樣一百二十分荒唐的見解！

再說到他們干涉海關的稅則，更是一件痛心的事情。中國的手工業，自然抵不過外國機器工業的出品迅速，成本低廉，品質精美；在這種情形之下，要防着中國工人農民的生計盡被外國人壓倒，我們必須發達中國的機器工業；在中國的機器工業還敵不過外國的時候，我們必須利用海關稅則酌量限制外國貨的入口，以保護中國的工業農業。利用關

稅保護本國的工業農業，這是各國常有的事情。英國人要保護本國髮網花邊的市場，便對於這些貨品，重課以值百抽七十五的入口稅；英國人要保護印度茶葉在英國的銷路，便特別對於華茶入口加以重稅。然而他們怎樣待遇中國呢？他們在鴉片戰爭以後，便規劃中國死板板的規定了一個值百抽五的稅率，無論出口品，入口品，奢侈品，必需品，都一律是每一百元抽稅五元。其實所謂每一百元抽稅五元，還是說得好聽的；實在的情形，因為有許多商品是就他們的輕重，大小，多小，而估計其價格，照這種價格的比例完稅的，這種估計的價格每比實價差得很遠；所以照實價說，每每是一百元還抽不上五元。以民國二年為例，棉紗實價每擔二十九兩，海關冊載為二十五兩；銅實價每擔三十三兩，海關冊載三十兩。像這樣以多報少的估價，便已經瞞去了許多關稅。再則這種估計的價格是須經過幾年纔修改一次的。咸豐八年所定的稅則經過四十四年纔加修改；義和團以後所定的稅則又經過十六年纔加修改，修改的時候，他們還不肯照當時的物價來估計，而要依前幾年關冊所載的歷年物價來估計，這使修改稅則實施之時，已僅抵值百抽四左右，物價每年增長，而稅率經久不改，有時實際平均計算還不到值百抽三，有些商品甚至於不到值百抽一。這一方便中國關稅收入方面受很大的損失，（民國六年因此尚收四千萬元）一方使外國貨物如潮水一般湧進來，奪了我們原來的本國貨物的銷路。

就這幾年海關的報告，洋紗洋布的入口，每年總值二三萬萬元；米穀的入口，每年總值一萬萬元。中國穿衣吃飯的人不比以前多，有了這多洋紗洋布米穀從外國販運進來，自然便有這多本國的紗布米穀失了他原來的銷路，自然便有產生這多本國紗布米穀的農民

工人失了他們的生活。洋貨入口的總數，比之中國貨出口的總數，民國十一年超過將五萬萬元，民國十二年亦超過將三萬萬元；這便是說，中國已經有五萬萬元或三萬萬元的農工產品被洋貨奪去了銷路，中國已經有產生五萬萬元或三萬萬元農工產品的農民工人失了他們的生活。這是一個如何可以駭人的數目呢？

我們怪中國有一百六十萬當兵的人，還有許多上下三等的流氓，還有許多盜賊土匪，我們怪中國有這多的戰亂。然而，這有甚麼可怪呢？產生五萬萬元或者三萬萬元農工產品的農民工人，因外貨輸入而致有失業的，至少亦是幾百萬的數目。他們既沒有農工事業可做，總不能束手待斃，他們自然會羣趨於兵匪流氓之途。我們若使稅則永遠這樣受外人的束縛，不能自由加稅以酌量遏制外貨的輸入，將來外貨還要奪去更多的本國農工產品的銷路，將來還要有數倍於今日之一日。我們在這樣的地位，還是聯合起來，為爭回關稅主權而與外人拼死的決戰呢？還是咬着牙齒以忍受將來更大更悲慘的運命？

有人談甚麼實業救國，然而在這種關稅束縛之下，想希望中國能怎樣將自己的實業發達起來，這明明白白的是一個空想。我們沒有外國人那樣雄厚的資本，沒有他們那樣深厚的根本，沒有他們那樣豐富的經驗。倘若我們能夠自由加增關稅，酌量遏制外貨的輸入，亦未嘗不可以保護本國實業嫩弱的萌芽，使他可以逐漸長大；但若不能自由加增關稅，讓外國工業與我們幼稚的工業自由競爭，這真是只當雞蛋遇着石頭，沒有不歸於失敗的。在歐戰時間，因戰爭影響，歐洲諸國工業頗受妨害，他們沒有精神力量來經營中國的市場；那時候中國亦有一般人利用機會，創辦了許多紗廠麵粉廠，很有因此而獲利的。但

是自歐戰休息以來，外國的工業逐漸恢復常態，他們又來中國爭執貨物的銷路，中國工廠馬上便碰着厄運了。現在中國人自辦的紗廠，完全在英日紗廠壓迫之下，每因以中資本家操縱棉紗市場，使中國紗廠因棉貨紗賤，不能不減工停工，甚至於將工廠出頂拍賣。外人，在這種期間，無故累得中國工人沒有工做，使他們都過極苦的生活。所以要求實施國貨，還是大家應當聯合起來以力爭關稅主權，使我們可以抵禦外資的壓迫，而保護本國幼稚的工業；不然，便只是一切廢話而已。

我們再從中國的財政方面說，亦要感覺這種受稅則束縛的痛苦。英國對於中國的茶葉抽稅百分之二十五，美國對於中國的髮綉花邊抽稅百分之七十五，日本對於中國的夏布綢緞抽稅百分之百；但他們的貨到中國來，不許中國比價值百抽五多收一個錢，而且實際值百不過只抽到三四而已。我們現在用價值百抽三四的稅率，每年稅收一萬萬元左右，倘若我們可以自由規定稅則，對於各種入口洋貨可以酌量值百抽二十，三十，乃至一百，二百不等，每年即剝便可以收幾萬萬元；這樣，一面可以減少洋貨的入口，一面可以多收稅款以供教育實業等費用，我們試看中國所受這種稅則束縛的損失是如何的大呢？外國對於關稅，在對外貿易不受妨害的範圍以內，每因國用之需要，臨時伸縮其稅率；英國從前爲籌南并戰爭之費，恢復已廢之穀稅，美國因籌南北戰爭之費，貨物加稅的一千五百種。然而中國呢？中國若是一天不能收回海關主權，一天不能廢除一切有關稅的條約，無論到甚麼時候，總不能有這種自由加稅的權利。

## 五 租借地 租界 領事裁判權 會審權

一個獨立的國家，對於在領土以內的人民，應當有完全的統治權；便是外國人到了領土以內，除了外國元首或其代理人（公使或特使）以外，亦是一樣應當服從他的統治。然而中國因為不平等條約的關係，却有許多特別奇異的制度；因為這種制度，不但有許多外國人在中國境內不受中國的統治，而且有許多中國人在本國境內反轉要受外國的統治。這種奇異制度，便是租借地，租界，領事審判權，會審權。

租借地可以分兩種：一種是無期限的，例如香港給予英國常遠治理，澳門給予葡萄牙永居管理；一種是有期限的，例如旅順，大連，威海衛原定租借二十五年，九龍，膠澳，廣州灣原定租借九十九年。無期限的租借，簡直等於割讓，不待說了；便是有期限的租借，所定期限亦不過只是一句騙人的話，帝國主義者憑其威力，隨時可將期限延長，過期亦可拖延不與交還；現在租借地除膠澳在德國戰敗之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始得由日本索還以外；旅順大連由日本強迫定約延長租借期限為九十九年，威海衛過期亦不交還，其餘各租借地更無歸還希望。租借地名為仍屬中國主權，然而在租借地內，無論中外人民，均須受租借國法律管轄；中國有犯人逃入租借地，只能行文要求租借國引渡，不能越界捕人，中國亦不能在租借地徵收本國人民各項租稅；對於租借國之軍事計畫，中國亦不容有干涉之權。租借地多係中國良好軍港，經租借國一番經營之後，又每成為中國一部分大體的經濟中心，例如大連每年貿易額，僅亞於上海天津漢口三處，他現在已成爲日本

對於兩滿施行經濟侵略的大本營；香港更佔中國全國對外貿易之第一位，由香港進口與往香港出口各貨常佔全國出入口貨總數四分之一左右，香港的經濟財政勢力更足以制廣州一帶政治與社會生活的生命。此外租借地尚有一大弊害，便是他們包養盜匪或及運軍機毒品的人，德國初佔膠澳時與山東土匪猴狎為奸，遂成義和團亂，是其一例；而日本在大連膠濟運籌販賣人口的人，到現在大連是備一無二的鴉片公然輸入的口岸，同時日本由大連青島台灣三處每年輸入嗎啡紅丸等毒品總以八九千萬元計算。我們試想此等租借地留在中國，其為害是如何的大呢？

租界原來是在通商口岸盡與外人居住通商的地方。租界內的管理權並不會給與外人；外人雖想攬取租界的管理權，然自鴉片戰爭至太平天國之役，中國始終堅持不肯應允。到了太平天國時，中國忙於內戰，於是外人得着機會了，他們擅自宣布租界中立，藉口許多華人到租界避難，不可不有維持治安的權力，因設立工部局及巡捕房，儼然認租界為外人行政區域。因為這種擴張權力，顯然是非法的，所以那時中外官吏都承認中國對於租界中本國人民仍有完全的統治權，中國可以向他們收稅，中國官吏可以在租界中自由逮捕罪犯。後來外人更進一步了，上海會審公堂華官捕人須與捕房協同辦理，並且須經過領事簽字始能執行，上海法租界索性公然用殖民地制度治理，否認華官在界內有任何主權。

現在，除由中國自開各口岸以外，凡由條約強迫所開口岸，有租界的地方，都是超然立於中國統治權之外，中國遂成了國內還包含許多獨立小國的怪現象。南滿鐵路附屬地亦是一種形式的租界，北戴河，帖嶺，雞公山，莫干山等外人擅自開闢的暑期居留地，雖不

完全像租界一樣，然而中國亦無治理之權；不但無治理之權，反要擔負小心謹慎守候保護大洋人的責任。

租界之中每每以少數外人統治中國多數人民，如上海公共租界外人二萬統治中國人七十六萬，法租界法人五百統治中國人一萬五千；此超過統治階級外人三四十倍之中國人，在租界中與在租借地中一樣，須完納捐稅，服從警章，然完全無公民權利可言。上海公共租界每年稅收超過七百萬兩，比任何省地丁錢糧租課三項之總數且有過之；此項大宗稅款，多被剝蝕於窮苦之房客車夫小販，而其支用則多為修治道路以便於中外富豪汽車之飛駛，粉飾清潔以便於眩耀無識者之耳目，至租界弄堂內之蟻蛄，貧民之露宿無住居處，自盡通衢之劫盜，均完全不聞有人加以注意。外人更藉租界包容軍閥，庇護罪犯，縱容外國無賴流氓，販運軍火鴉片，私造鈔票輪幣，以擾亂中國金融，而成中國永久不能寧息之戰亂。上海犯罪數目之多甲於全國，殺人越貨之事，報不絕書，而私運私殺各種犯禁之案，每年破獲必有數起，破獲之案既多因領事袒護含糊了結，其他因賄賂之力而不會破獲者還不知有幾。此外為復辟陰謀或為其他私人爭鬥，不惜殘民以逞之元凶巨惡，事敗則逃入租界，一般為私人權利作軍隊土匪運動的假革命黨，亦勾結外人，藉庇於租界保護之下，此正如生人使南滿鐵路附屬地為誘匪巢穴一樣，外人不過利用中國之變亂，以操縱漁利於其間而已。愚昧者不知租借地租界正係中國禍亂之淵源，徒為苟且心連，意欲托馬事國主義之字下先謀打倒軍閥，而不知這樣下去，正中帝國主義的奸計！

領事裁判權是已經不適用於現在的一種制度；在古代英國意大利等曾經採用此種制度

，則英國應許英僑由中國駐英官吏專司裁判，瑞奧荷蘭亦許在其國內的英僑由該國駐官專司裁判之類。但這些是過去的事了！現在，各國除元首及其代理人以外，康展外國，皆須受當地法權支配；各國派領事官駐在外國經理商務，領事亦無不受當地法權支配之權。中國人在外國沒有能夠逃免此種制裁的，日本常因中國留學生紀念五九國墓，加以擾亂治安之罪名而投之獄中，法國亦屢有驅逐華僑出境之事，南洋美洲的華僑更煩燒業業於當地的法律，而時時仍不能免於受他們的摧殘；荷蘭與中國締定在荷屬殖民地的領事條約。更明說領事毫無外交上之性質，除條約指定之特例外，凡領地殖民地之領事那事法律皆應遵守。然而外人在中國便不同了！不但他們的領事完全不須遵守中國法律，即一般僑民亦不受中國法律的干涉，有罪反要歸各國領事裁判。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除對俄另有條約外，對於各國是不承認此種制度的；鴉片戰爭以後，始有華洋訴訟可以先由外國領事勸解，勸解無效則移向華官查明定斷，犯罪各按本國法律懲辦之條文；天津條約更規定外人在中國自相涉訟，或與別國人爭論，中國不得過問；外人與中國人相爭，由兩國官員查明公議；外人在內地犯罪，須就近送領事官懲辦，沿途只可拘禁，不可凌虐。

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中英烟台條約，更規定視被告為何國人，即赴何國官員控告，原告為何國人，其本國官員可赴承審官處觀審；又說明內地各省地方有關外人命盜案件，亦須由外員前往觀審。因這些條約，中國完全無權干涉外人間之訴訟，外人亦決不服從中國的法律，對於中國人與外人間之訴訟，外人控告中國人則審訊時須受外官觀審之掣肘，中國人控告外人則中國官僅能有觀審之權；此等辦法初僅施於通商口岸的，後且援用於



在中國全境一切履行通商傳教的外人，中國的統權統一大受其破壞。抑外人破壞中國的法權尚不止此。外人更藉會審制度逐漸干涉到無條約國人乃至中國人關所起的訴訟，且取消中國官在外人爲被告的案件中的會審權。自從太平天國之役以後，上海設立會審公堂，外國領事由純粹之「觀察」進於與中國法官有同等之裁判權的地位，並規定凡爲外人雇用之中國人被控以罪案情不牽涉外人，領事無干涉之權的，領事亦有派員聽訟之權；無約國人民之案件，中國官須與一有約國領事共同審斷；純粹中國人的刑事案件，領事亦藉口於有關租界之治安，而擅自派員會審。上海此種制度，漸推行於南方各有租界的地方，清末之時又謀推行於天津，爲中國官所拒絕。辛亥革命之時，外人對於上海會審公堂，索性利用中國官棄職逃走之機會，進而攫爲己有；他們擴大會審公堂的權力，至可以判長至二十年之徒刑，且可以傳訊租界外的被告中國人，正副會審官由領事團推舉，不能過問內都用人行政各事，純粹中國人案件無論民事刑事，均須由外官陪審，一切訊問堂諭判詞在在須牽就他們的意見，於是會審公堂遂成爲國際共管的司法機關，中國會審官並非保護中國人民的代表人，不過只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奴隸而已。

領事裁判權與會審制度，使中外訴訟每不能得着公平的解決，領事原只是一種普通官，本不應悉司法事件，加以語言之不達，習慣之殊異，以及袒護本國僑民的心理，一切案件總是易於輕重參差，甚或不加處分，例如一九〇九年美人口。案。已登雲南喇嘛，一九二〇三學日來島烈在漢口殺買邦奴等案，均被宣告無罪，此外商事上中國商人所受外商之凌辱，不能盡述，總之不得不各當解決的，不知多少。上海十餘年前有俗話說「協盛興之甯入饅頭」。

不其氣，不和時和之好漢不吃眼前虧，「即指協變與爲無粉事與外人講訟國年餘，仍須讓一半之損失，不如時和爲洋行查用商標，雖忍而不與較之爲智；可憐千餘年來，不知爲時和之好漢又多少了，法律居然不能保護本國人民之生命財產，這豈可以無愧爲獨立國家嗎？

因爲領事裁判權與會審制度的保障，外人在中國肆無忌憚，每魚肉中國人民，以自取利益。外人壓制虐待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只有到領事館控告，領事館審判既無中國官參預主持，中國人民每不能得直，徒結怨於外人以貽後患；若外人有控告中國人的事，中國官既權悉惹成國際交涉，外國領事又挾其威權以左右定讞，甚至所求不得，則以破濶開戰爲威嚇，中國人民在此等劫制之下，終只有忍氣吞聲。屈服於暗無天理之判斷而已。外國人在內地犯罪，解到就近領事處審問，既離開犯罪地點，自不能勘明各種犯罪證據，於是領事更易於藉此敷衍了事。其有決不能敷衍了事之重大案件，領事又可藉辭無審斷此種案件之權力，而移交於中國境內的他們的高等法庭，例如法國的高等法庭在安南桑貢，德國的高等法庭在柏林，經此番周折，於該案有關係之華人，遂絕難聞此案進行判決的消息，外人亦儘可自由寬縱此等罪犯。此種不平等制度，應當不能一日容於公道之時代，而帝國主義視然以之加於中國，且歸咎於中國司法制度之未改良，以爲此等制度所以能存在之理由。中國司法制度之尙得改良，誠然是不錯的；然而領事裁判之下對於外人之寬縱，會審制度之下加於中國人的屈辱，「文明國」破壞中國法權的種種成績，亦夠我們傾歎了。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一切到中國來的外國人不能不受中國的統治，在本國境內的中國人，斷沒反轉外國人統治的道理！

## 六 通商 航行 製造 築路 開礦 經營農業

一國之內，有外國人通商，製造，築路，開礦，經營農業，在現在國際關係密切的時代，本來是不足奇異的。但是在獨立的國家，外人到國內經營各種事業，至多只能享受與本國人民所經營事業同等的待遇的；而外人經營事業一旦有危害於本國的社會經濟，便應當受嚴格的限制與干涉。華僑在各國殖民地中，依當地法律是有營業之自由的；但華僑決不能希望在當地得着甚麼保障利益的特權，而且常常因為當地政府的利害，要忍受許多無關的束縛與蹂躪。外國人到中國則不然，他們藉着不平等條約的各項規定，凡經營各項事業，中國政府須特意加以保護，他們可以比中國企業家有種種特殊利益。外國資本家到中國來，因為他們資力的雄厚，經驗的豐富，中國人本來便抵不過他們；再加以帝國主義的國際勢力，在他們的背後壯聲勢，自然更踴長他們的威風，全中國經濟界的大權遂都旁落於外人之手了。

在鴉片戰爭以前，外人在中國已有通商之事，彼時通商地點，只限於海岸少數地方，中國取締甚嚴，時因細故而中國下令停止通商，驅逐外人出境之事。鴉片戰爭以後，纔由城下之盟逼得中國開沿海五口通商，這時通商之地還只限於南方海岸；英法聯軍以後，更逼中國於北方開天津等口岸，於長江開漢口等口岸；由此以後，繼續與外人訂約所開口岸全國數達七十，此外尚有中國為情勢所逼自動開放之口岸將三十處，並定約許外人可到內地通商或購買土貨出口，可在內地暫租棧房運堆出口貨物，並可雇用華人在內地開設

洋行或店（惟以中國商店看待）。通商之地點既多，加以不平等之海關稅則，長外人商業主之勢力，於是國際貿易之出口貨價，逐年增加。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出入口總價額約一萬萬兩；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則進為約一萬五千萬兩；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則進為約二萬九千萬兩；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則進為約五萬八千萬兩；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則進為約九萬二千萬兩；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則進為約十七萬九千萬兩。此等出入口貿易之逐年激增，果中外交有利益之專麼？決不是的。我們試就出入口貨價比較言之，一八六四年，輸出尚能超過輸入幾三百萬兩；一八八四年，則輸入反超過輸出五百餘萬兩了；一八九四年，輸入超過至三千餘萬兩；一九〇四年，輸入超過至一萬萬餘兩；一九一四年，輸入超過至二萬一千餘萬兩；一九二四年，輸入超過至二萬四千餘萬兩。此等隨出入口貿易總額之增加而增加的輸入超過輸出之數，不但表明中外通商關係愈發達，則中國每年之漏卮愈大；而且這種輸入超過輸出之數，亦表明係中國輸入外貨甚多，中國人捨棄土貨而改用舶來貨品者甚多，而土貨之被外人收買的甚少，現在土貨之銷路較以前少去二萬萬兩以上，生產此二萬萬兩以上價值土貨之農民工人，失業無以為生的至少數百萬人。我們試就出入口貨品類比較言之，以一九二一年為例，則飲食物及雜草輸入超過輸出三千餘萬兩，原料及半製品輸出超過輸入五千餘萬兩，製造品輸入超過輸出三萬七千餘萬兩，由此可知中國只原料出口較多，飲食物已經入口超過了出口，製造品入口之超過出口其數目實駭人聽聞。再就一九二四年出入貨品價額比較懸殊者觀之，入口棉貨類一萬八千餘萬兩（出口二千餘萬兩）；鐵及鐵製品三千餘萬兩（出口十

餘萬兩)，煤油五千餘萬兩（出口無），米六千餘萬兩（出口二千餘萬兩），麥及麵粉四千餘萬兩（出口一百餘萬兩），糖七千餘萬兩（出口二百餘萬兩），我們素以地大物博自矜之中國人，以八十年通商之結果。一切棉織米麵之類日用必須品，仰賴於外人者如此之多，我們出口的大宗貨物，則惟豆與豆餅一萬二千餘萬兩，植物油四千餘萬兩，生絲一萬四千餘萬兩（入口亦三百餘萬兩），茶一千餘萬兩（入口亦七千餘萬兩），此外牛皮，植物仁，駱駝毛羊毛，各一千餘萬兩，大抵皆原料及奢侈品之類，遠不如入口各貨性質之重要。我們很可以看出全中國的經濟生活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國在經濟上已經失了獨立自給的地位，而成爲從屬於國際帝國主義之下的情形；外國的棉貨壓倒了中國許多紡織工業，外國的米麥麵粉；且奪了許多農民米糧的銷路，於是中國人民只有改營可以爲外人供給原料及奢侈品之工業農業，否則只有荒棄田地，到城市作賣勞力的苦工或黃包車夫，甚或流入兵匪流氓之途。中國對外貿易若此下去，尙不知中國人民將來生計之窮促將若干倍於今日。應當怎樣救濟呢？無疑的，我們應當立刻收回關稅主權，並且由國家管理節制對外貿易，使我們可以酌量保護中國固有的工業農業而促其改良發展；我們決不可以便這樣讓外國資本主義的勢力無忌揮蹂躪中國農民生計。

在沿海各口岸間及內河航行載運貨物，這在各國都是本國人民的特殊權利，決不許外人享用此權。中國則於五口通商之時，對於外輪來往五口，卻放任聽其自由。及長江開闢口岸，外人要求外輪在長江各口通航，並且要求是派兵船在各口停泊，彈壓商民水手，於是沿海與長江航行之權利，完全成爲國際共同享有的了。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外人

更迫令中國許外輸入川江到重慶通商，並於各口岸間指定相當地方聽外人起卸物貨；甲午以後，日本要求開蘇州杭州爲商埠，因援例使外輪駛入長江以外之河流，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索性規定通商省分凡華輪可到之地，外輪亦便有航行權，外輪藉此等條件的保障，遂可以自由航行全國許多內河，將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運送到窮鄉僻壤，以助成中國社會經濟的大破壞。我們試看輪船帆船在航業方面勢力之消長，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出入口各口岸帆船十三萬餘隻，載貨六百萬餘噸；輪船八萬餘隻，載貨六千餘萬噸；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出入口岸帆船降至五萬餘隻，載貨四百餘萬噸。輪船則至十三萬餘隻，載貨一萬三千餘萬噸。二十年間商務之進步，其利益均輪船所獨享，則帆船反日趨于衰敗之途；加以今日匪患之爭，與貨物運送之艱，更驅使一切以前由帆船運輸的商貨改爲輪船運輸。川江帆船水手每年常與輪船有運貨之爭，前數年爲輪船運鹽凶險領江，被費道強力壓迫，一九二四年更因輪船桐油出口發生爭鬥，致有外人落水溺死，英艦聲言將破壞萬縣之事，凡此皆表明帆船水手方掙扎於垂危之苦境中，終不能自己拔救出來。我們承認輪船代替帆船之趨勢，是中國航業方面的進步，但帆船水手以及一切靠造航船及其附屬品爲生之人，因此失其生路，却不可不加以嚴重的注意。何況輪船數目之增加，並不完全是中國人自己航運營業的發達呢？中國自己完全無海航之船隻。長江航行又以英商（太古洋行與怡和洋行）之勢力範圍爲最巨。就歷年出入口各國船隻噸數考之，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至一九二四年，英船由八千餘隻增至四萬八千餘隻，載貨由五百餘萬噸增至五千五百餘萬噸；日船一百餘隻增至二萬六千餘隻，載貨由十一萬餘噸增至三千

四百餘萬噸；中國船由三千餘隻增至九萬餘隻，載貨一百餘萬噸增至三千三百餘萬噸；右述中國船乃合輪船帆船計算，若僅就輪船言之，則一九二四年實不過四萬四千餘隻，載貨二千九百餘萬噸而已。由上可知此四十八年之間，英國在中國之航業常遠駕於中國之上，握中國航業之霸權；日本在中國航業狂進二三百倍，中國航業進步不過三十倍左右。

中國在自己國內，船隻較少於英，所載貨物較少於英日，若合各國所有出入口輪船計之，船隻合輪船帆船計，中國僅占全數之半，所載貨物尚不及全數四分之一。我們在這種情形之下，與其說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無寧說是英國日本人的中國，或者說是國際共管的中國為妥洽；請問我們全國人，能忍受這讓使中國永遠這樣受人家蹂躪麼？

外人在中國辦理工廠，自甲午戰後馬關條約起；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又許外人可以購買中國公司股票，於是外人得着投資利用廉價勞力以榨取大利之機會。現在全國外人所經營的電氣，自來水，玻璃，水泥，化學染料，烟草，麵粉等工廠，遍於中國各通商口岸；尤可注意的，紡織業外人工廠的勢力遠過於中國自己的工廠，英國日本有機錠九十餘萬。中國自己所有不足七十萬錠。近年棉貨入口比以漸稍少，且略有棉貨出口，但這次不是中國自己紗業進步的表現；中國紗業常偏備餘居英日同業壓迫之下，有不能自保之勢；這幾年不過因為國內外國資本家的勢力發展，遂排斥了一部分國內外國資本家的勢力而已。這種國內外國資本家勳勳役使數千數萬中國勞工，利用中國經濟落後與保護勞工法律之缺乏，自由蹂躪剝削以壓其食肉；勞工稍有反抗，則藉外交勢力與駐華海陸軍以鎮壓之，有時甚至勾通中國軍閥，假其手以行屠戮，最近上海青島天津南京等慘變，都

可以令我們聽見外國資本家殘暴肆無忌憚的狀態了。

外人在中國攫取各種鐵路建築權，一方藉以爲自己創造利益範圍，囊括沿鐵路附近礦山。——魯爾鐵路附近市場；一方亦利用交通運輸之便利，使貨物運費減低，銷場擴大。他們或強迫中國訂約，承認由彼自行修築，或藉借款之名，獲得承修且即以該路爲借款擔保之權利。現在全國固有省有鐵路已通車的約五千英里，幾於無一不有外資之關係；此外在外國管理之下的鐵路已通車尚有二千三百餘萬英里。中國自有之鐵路，外人則限定火車運費，不許中國對於國貨運輸有特別優待之辦法，又每因借款關係，干涉鐵路行政，甚且時時有鐵路共管之野心。外國管理之下的鐵路，他們則藉以發展自己的經濟勢力，如南滿因此完全在日人掌握之中，雲南亦因此陷於經濟上附屬於法國的地位。鐵路是要逐年增修的，倘若像今天這樣，修築一條鐵路，更爲國際帝國主義加增一層對於中國經濟上的壓迫，將來我們真要死無葬身之地呢！我們亦並不是不可以借外資修路，但我們第一不能讓國內有外國管理的鐵路，第二不能因外國有借資關係遂允其有干涉鐵路一切行政之權；我們須確立我們的主權，讓外人無從施逞其經濟侵略手段。

外人在中國開挖鑛山之事，或係強迫中國取得鐵路附近之鑛權，或係直接要挾中國索取某省全部或一部之鑛山，或係指定鑛山強迫中國許其開採，或係私人訂立合同以後由政府不得已而給予追認。外人開採之鑛只納值百抽五之稅，鑛商不受條約限制，得在內地不須護照自由旅行，或取得土地建築房棧，但犯罪仍由領事裁判。民國三年更允許外資不過半數可以與中國商民合資探鑛，於是中外合資開鑛的很多。現在有外資關係之鑛，



最大的有山西河南福中公司之煤鐵礦（英資），直隸開灤煤礦（英資），南滿撫順煤礦（日資）本溪湖鐵礦（日資）。全中國煤產額，由新法採礦所產僅佔百分之六十六，而由多資與中外合資之礦所產即佔百分之四十六，超過中國自己用新法所採二倍以上。其他銅鐵，石油鑽等，亦每有外資在內。中國地下所蘊藏的富源，又已與國際帝國主義共享之了。

外人在中國境內經營農業，以前只有韓人在間島（延吉廳）墾殖之事，清末與日本約定許其有此權利，但須服從中國審判且繳納租稅，審判時日人可派員聽審。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日本又強迫中國允其人民在南滿雜居，自由經營農工商業，中日人民並得在東部內蒙古合辦農業及附隨工業，此種日本人民雖服從中國警察法令及課稅，但除關於土地的民事訴訟，按中國法律中日會審外，餘均依領事裁判的普通制度辦理。日人既得藉此等權利以後，次年因鄂家屯中日軍隊衝突之事，又提出日人來往居住東蒙南滿者增多，須由日本設警察官派駐所以資保護，後經中國嚴辭拒絕，未能達到目的；然而日人在南滿一帶自定約以來，每年移民入口超過出口總在二萬以上，一九一二年南滿日人僅四萬餘人，一九二〇年加至七萬餘人。一九二二年加至十九萬人，海陸軍士尙不在內。照此趨勢下去，南滿將完全成爲日本殖民地，十年二十年後恐怕將沒有中國人的立足之所呢！

此外漁業則日本在旅順大連等處積極經營；且強指渤海灣內離岸三海里之地爲公海，與中國漁戶爭利；又在鴨綠江壟斷漁業；即黃海以至瓊崖等濱海之處，亦時有日人驅逐中國漁船之事，漁戶失業的數百萬。

凡以上種種，皆足以證明外國資本事業在中國境內勢力之大，及其事業在中國社會經濟上的重大影響。中國名爲獨立國，不但政權絲毫無在不爲外人所限制破壞，即一切生產事業在外人手中的，亦足以制中國的死命而有餘。試觀通商則入口超過出口二萬餘萬兩，航行則英日在中國航業之發達比中國自身且有過之，鐵路則與外資關係極深，煤鐵紗廠外人生產力與中國自己所生產之數不相上下，紗業生產外國廠且佔優勢，農業漁業亦爲外人所攘奪。如此，可見中國經濟方面所受的壓迫，造成中國今日普遍的貧乏紛亂，乃自然應有之結果。外人在中國既有領事裁判權的特別保障。與協定關稅的特別便宜，再加以軍艦陸戰隊之威力，彼等在中國高步關視，中國一切產業自然只有從風而靡，完全屈服於他們的經濟勢力之下。

這種可恥可痛的情形，還可以容忍他一天不加以澈底的改正麼？我們應當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一切國內的外國資本家，以恢復我們經濟上的獨立自由，這是中國四萬萬人的唯一無二的生路。

## 七 傳教 辦理學校 醫院 及其他文化事業

這樣在政治上壓迫我們，與這樣在經濟上剝削我們的帝國主義者，他們為侵略手段，已經令我們感覺有死無葬身之處的恐怖了；然而他們同時偏又派遣許多神父牧師，旋捨許多捐款，來向我們宣傳上帝的福音，耶穌的道理，並且為我們做了許多提倡科學，文化，衛生，慈善的事情；從表面上看起來，這種現象是很矛盾奇異的。然而這中間的奧妙，不難數語道破。

外人到中國傳教，本是從唐代便有過的事情；惟以前傳教是私人傳播他自己的信仰，他們沒有國家的保護，所以始終在中國亦沒有甚麼力量。自從資本主義發達到帝國主義時代，資本家利用傳教為侵略弱小民族的手段，情形便與以前大不相同了。資本家認定了傳教事業的兩種好處：第一種，是利用基督教徒自尊自大鄙夷人家文化的偏見，慫恿他們到那些風俗信仰迥不相同的種族中間去惹起一些衝突，甚至因此犧牲他們的性命；如此，資本家便可以藉為上帝做工、為同胞復仇的口實，驅遣被愚弄的本國人民，以便對弱小民族強迫其開闢市場或讓與其他權利。第二種，是在弱小民族不敢反抗的時候，又利用基督教的迷信與許多不健全的道理，去愚弄弱小民族，激發我們反抗外力的精神；如此，資本家便可以倚賴傳教之努力與歸主運動之功效。在弱小民族中建立起永遠不敢反抗的愚昧與迷信，使他們做帝國主義侵略的前驅者；而窮困無聊的教士，亦樂得有這種機會，為資

本家鼓奔走，以圖豐衣飽食，且可自由作威作福於弱小民族之前。

爲了上述的原故，從鴉片戰爭以後，各國都派遣教士來中國搗禍啓靈，發生許多教案，外人藉了這些教案，強迫中國結下種種不平等的條約；例及中法天津條約，中德租借膠澳條約。中法租借廣州灣條約，八國辛丑條約，都是教士犧牲性命爲帝國主義所博得來的；從天津條約以後，帝國主義者強迫中國保護外人傳教士，並說倘有中國人觸犯禮拜堂墳地，地方官應嚴拘重懲；此後又允許傳教士可在各省租借土地，建造自便；及義和團之役，外人更以兵力挾迫重懲一切鬧教案地方的官吏人民，於是基督教的權威確立於中國，中國人民幾乎不敢再存反抗外力的心理。傳教外人，固有少數愚忠於教義而真有博愛救世之熱望的，然此等人既蔽於偏執之見解，又不了解中國一切政俗思想的真正情形，對於其本國資本家政府一切罪惡之行爲，尤不敢公然加以矯正；至多數窮困無以爲生之流氓，藉着傳教之名到中國來的，他們一方藉帝國主義的威力魚肉中國人民，一方仰承本國資本家政府的意旨，死心塌地爲他們做走狗偵探，在中國境內無所不爲。現在此等傳教外人在全中國約八千人，此八千人遍布於各省會都市，利用在外國用不正當宣傳方法所騙來的捐款，與在中國敲詐一般怯懦媚外之官吏士紳所得來的捐款，建造宏壯偉大的禮拜堂，有時且附以行小惠的醫院育嬰堂等機關，以蒙眩迷惑中國的愚民，使生欽佩崇拜的心理。他們又藉政治經濟上的勢力，對於中國教徒，尤其是對於善阿附外人的教徒，特別與以各種生活上的方便。或助其成家立業，或代爲撫育子女，遇有訴訟則出入官府使其必然歸於勝利，遇有急難則使逃避於教堂之中，或擅給洋旗執照使冒充外人住宅，以避去一切危險

。教民於是成了中國一種特殊的人民，全國此等教民之總數，耶穌教會領聖鑒的三十餘萬人，選員六十餘萬人，天主教徒約二百萬人。

傳教外人知道教會的金錢籠絡與其他慈善機關，雖可收買中國一部分人心，對於中上流階級尚須利用其他更有效力的方法，於是有青年會與教會學校應運而生。青年會是以社交體育娛樂遊戲等方法迷惑青年的機關，他們每年徵收會員時，利用當地有力人物（例如官吏或校長）為徵求隊長，使在彼勢力之下的人不敢不加入青年會以結歡於彼，加入青年會之人每年納費十元左右，積數千會員之會費，足維持該會一切費用而有餘。然而青年會一切大權，完全掌於所謂西國幹事手中，他們用很少的薪金雇用一般中國幹事，且愚弄一般青年學生使自願對該會為種種無報酬之工作；他們復遣此等幹事到各學校教授英文體育，有時且公然設查經班，以誘惑青年學生入會或入教。現在各都市有青年會的在四十處以上，會員約八千人。

教會學校更是外人文化侵略的大本營。此等學校。除教徒子弟以外，收費都異常昂貴；學校中為投合中國腐敗家庭的心理，常規則極嚴，且保留讀經與體罰等荒謬的制度；功課除國文以外，多不認真教授，外國文亦只是教授膚淺應用之文字語言，並不注意以之為研究何種學術之媒介。在教會學校之學生，雖可以從事於醇酒婦人式的社交體育等活動，然而對於反對帝國主義的結合與各種運動，則絕對壓迫禁止。教會學校多以該教師擔任教育事業，既用非所學，自不能不有許多處置乖謬之事發生；加以此等宗教師又每有偏激的偏見，不願見學生反對彼等之祖國，關於彼等祖國對中國之侵略行為，常思隱障袒

障，隨時變假大尚博愛片面的教理，以潛移默化中國人的反抗精神。彼等設立學校大小二千餘所，共有學生約十萬人。

以上教徒約三四萬人，青年會員約八千人，教會學校學生約十萬人，再加以各國利用庚子賠款津貼收買的留學學生，及其他服役於外人商店工廠及外人掌理之海關郵局下層的中國人，總共無慮四百萬人以上。此四百萬以上之中國人，因為受外人直接間接之毒莠與蒙蔽。每不知或不取反抗帝國主義，有時甚至因生計所驅遣，助帝國主義以戕害自己民族的生機。

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不可以不注意帝國主義此等宗教運動與教育事業的危險，我們應當喚醒一切被蒙蔽誘惑的中國人，反對基督教，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的陰謀。

八  
結語

親愛的讀者，這一本小冊子雖然內容很簡單，然而亦足夠使你們了解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種種侵略手段，與夫我們中國人在此等種種侵略手段之下所受的慘酷的影響。我們應當知道反對帝國主義是每一個中國人爲了自己本身利益，一定要贊助進行的事情。我們不僅僅爲了保全中國已往歷史的光榮，不僅僅爲了掃除中國近八十年來外交的恥辱，須得大家同心努力以抵抗外侮；便令我們爲自己的利害打算盤，我們要想從這種窮乏擾亂的生活中找一條出路，亦非人人奮全力以領導參與反帝國主義運動不可。我們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目的，是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賠款，審核外債，收回關稅主權，撤銷領事裁判權，嚴格取締外人在中國所經營的教育實業事項。

怎樣做到這些事情呢？

第一 我們必須要用革命的手段，以謀打倒帝國主義，我們決不可以希望帝國主義者會自己悔悟而再還一切侵略去的利權，亦不可以希望會有某一個帝國主義者真心幫助我們。我們一個帝國主義者奪回這種利權。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達以後自然發生的；資本主義爲了生產發達，資本集中，他們必須在國外買原料，覓市場，投資本以保持且增加他們在經濟上的地位，結果他們自然成爲侵略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者。這種侵略行爲是必然的，經濟上的必要無可避免的；這既不是因爲他們對於弱小民族有了甚麼惡意，所以他們亦無悔禍之可言。雖然他們有時看見我們革命潮流之高漲，亦可以對我們表示相當的讓步，然

而我們自己看他們看國教化我們的革命精神，收買一部分易於妥協者的軟心，使他們在革命中受騙。然後他們可以同我們反攻的陸隊而已。他們有時因為頑固的資產主義而反對我們，但他們的局面，亦可以有一方面對我們表示相當的援助，然而這不過只是他們在對我們與他們的對手方為難，使他們的對手方知道利害，於是替他們可以讓步投降，然後他們可以同來壓迫我們。不用革命的手段，根本打倒帝國主義，中國決不會有脫離帝國之壓迫的日子。

第一 我們必須努力宣傳組織民衆，以謀貫徹反帝國主義的目的，我們決不可以及尋手段炸彈或其他形式的暴動，便去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應付資本主義發達以經濟上的需要而產生的，手槍炸彈能打死幾億帝國主義的走狗，暴動能於暫時破壞帝國主義一部份的權力；但在此以後，我們並沒有永久獸關根本搗毀帝國主義基礎的準備，帝國主義的盜賊不會因此有絲毫的損失；他們的一箇走狗被打死，自然可以有第二第三箇走狗來繼承着；他們的權力一時被破壞，自然可以即刻重新建設起來。只有民衆都了解帝國主義的罪惡，而且組織在反帝國主義的隊伍當中，他們有明確的目的，有整齊的步驟，有持久不懈的戰鬥力量，纔可以完成打倒帝國主義的目的。

第二 我們應當聯絡各階級，使他們各自爲自身的利益，來參加反帝國主義的工作；但最要注意的，是宣傳組織農民與產業工人，只有他們是反帝國主義的主力軍隊。工業資本家爲要抵禦外資的壓迫，以發展自己的產業；小商人，小工人，各種職員，學生，兵士，以及一切中產以下的人民等，爲要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以免求於日趨貧困而不安定



的生活地位；他們應當有打倒帝國主義的要求。非將凡有此等要求的各階級分子聯合起來，不能應付此打倒帝國主義的艱巨工作。但工業資本家以及小商人小工人等，每不免都有在經濟上已經與帝國主義發生各種從屬的關係，而且他們每每怯弱搖動，不能有澈底打倒帝國主義勢力之勇氣。只有農民與產業工人是極窮苦無告，他們是沒有甚麼考慮留戀的，產業工人更因為所佔生產地位的重要，與他們集聚於產業中心，容易宣傳煽動。而且容易結成嚴密有紀律的革命組織，所以值得我們特別注意。自然我們相信農民與產業工人單獨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力量，因而不注意各階級聯合的革命運動，是幼稚錯誤的見解；然而忽略了農民與產業工人的主要力量，將救國的責任置之於怯弱搖動的士紳，這是幾十年的歷史為已經證明沒有功效的事情。

第四 我們應當聯合全世界反帝國主義的勢力，與全世界同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人通力合作，以打倒大家的共同仇敵，我們決不可以只知道各自為戰，甚至在我們同樣受壓迫的人中間還自己發生甚麼仇怨爭鬥，以懈弛了反帝國主義的正當工作，為帝國主義者所引以為快。現在帝國主義不僅壓迫中國，他壓迫全世界經濟落後的地方，而且壓迫他本國的無產階級。所以中國為求自己的解放，要打倒帝國主義；各殖民地國家，乃至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為求自己的解放，亦要打倒帝國主義。我們為打倒帝國主義，應將全世界有這種共同志願的人聯合起來，這並不是我們倚賴誰，亦不是說誰倚賴我們，我們總是為自己的利益聯合起來向帝國主義作戰。帝國主義決不能抵禦我們的聯合；我們又因為他們害怕這種革命勢力的聯合，所以必須努力結成這種堅固的聯合，送帝國主義到牠

的境域中。

我們應照上述的方針做去，不難確立起信心，知道反帝國主義運動是必然成功的。

我們爲自己的利益，必須領導與反帝國主義運動；我們若能合法的做法，反帝國主義運動必然可以成功。

## 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

民國十二年，曹錕賄選成功，中山先生首先聲討。十三年江浙事起，先生發軍北伐，曾發布北伐宣言，已洵激歷年軍閥禍國，實由帝國主義卵翼使然，而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實根據一切不平等條約。故大聲疾呼在「北伐宣言」中曰：

「革命之惡勢力所以存在，實由帝國主義之卵翼使然。證之民國二年之際，袁世凱藉欲摧殘革命黨以遂其帝制自爲之欲，則有五國銀行團大借款於此時成立，以二萬萬五千萬元供其戰費。自時厥後，歷馮國璋徐世昌諸人，凡一度用兵於國內，以摧殘異己，則必有一度之大借款，以供其揮霍。及乎最近曹錕吳佩孚加兵東南，則久懸不決之金佛郎案即決定成立。由此種種，所以十三年來之戰禍，直接受自軍閥，間接受自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可疑者。今者，浙江友軍爲反抗曹錕吳佩孚而戰，奉天將出於同樣之決心與行動，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師北討，與天下共論曹錕吳佩孚諸賊，於此有當鄭重爲國民告且爲友軍告者：此戰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繼續反革命之惡勢力；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打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建自由獨立之國家也。中國國民黨之最終目的在於三民主義。本黨之職任則爲實行主義而奮鬥。故敢請各據國民及友軍曰，吾人願覆北洋軍閥之後，必將要求現時必需之各種具體條件者實獲，以爲實行最終目的三民主義之初步。此次暴發之國內戰爭，本黨因反對軍閥而參

加，其職任實在重要之極，以革命政府之權柄，操縱反革命之惡勢力，使人爲僑僑所感，自強。若在對外代表國家利權，要求重新審訂一切不平等之條約，即取消此等條約中所定之一切特權，而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以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

及曹吳失敗，先生爲謀全國和平統一，遂於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離粵北上。於十七日抵滬。事前租界當局藉口不能作政治活動，欲抵制先生登岸。先生乃於上岸時向日本新聞記者宣言，謂「上海爲中國領土，我是這個領土上的主人，他們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職權，在這個領土之內，想要怎麼樣，便可以怎麼樣，我登岸之後，住在租界內，只要不惹租界中的普通條例，什麼事都可以做。倘英人一味橫蠻，拒絕主人，則我惟有採取斷然之舉，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此論一出，各帝國主義者大爲驚恐。大陸報且發表一論文，題曰「條約神聖」，雖強詞奪理，亦足見其恐慌之一斑矣。

十九日先生在上海莫利愛路二十九號本宅開茶話會招待新聞記者，宣布政見，說明此次北上主張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內民生計問題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二事。及先生講述日本赴京，抵日後，向日本各地新聞記者發表關於廢約主張之談話云：

「……中國革命以來，連年大亂。所以不能統一的原因，並不是由於中國人自己的力量，完全是由於外國人的力量。爲甚麼中國不能統一，其中的原動力，完全是由於外國人呢？這個原故就是因爲中國和外國，有了不平等的條約，每個外國人在中國，總是利用那幾條約來享特別權利。近來西洋人在中國，不只利用不平等的條約，來享特別權利，並且在那些特權之外，來妄用條約，濫用條約。這種外國人只顧自己的私利，不問良心，不顧

遭選，專在中國搗亂。現在中國這種搗亂的外國人，實在不少。每一個人在中國，就是一個皇帝。這一個皇帝，就很可能利用一個大武人，來聽他的話，或者是利用一部分的人，來聽他的話。由於這種情形，外國人在中國不但是利用不平等的條約，並且濫用那些不平等的條約。外國政府和主張公道的人，在本國或者不知道他們這些人在中國的行動，因為他們本國不知道，便一意孤行，為所欲為，所以中國人便因此大受痛苦。」

「……那些不平等的條約，各國政府同人民，老早知道不公平，自己問良心不過，所以便有主張更改或廢除的。譬如在庚子年，中國一敗塗地，英國立有馬凱條約，還主張治外法權要改良，海關同租界要交回。由此可見外國人問良心不過，還是有很公平的主張。就是近來華盛頓會議，也主張放鬆束縛中國的條約，由此又可見凡是問良心不過的人，都有公平的主張。而且要世界真是和平，要各國在中國不致因權利相爭，更非廢除那些條約不可。要做這件事，沒有別的困難，困難是在外國的外國人不能完全知道那些條約不公平。在中國的外國人，又非此不能生活。若是有那些條約，他們便可以驕侈淫逸，假若廢除那些條約，便斷絕他們的生路。他們因為要保全自己的生路，所以總是以那些條約為護身符，總是利用那些條約來擾亂中國，不許中國統一。因為怕中國總一了，便用公文向外國政府要求廢除，外國政府一廢除了，便斷絕他們在中國的生路。外國主張公道的人，一定是主張廢除的，不過那些在中國做官的當偵探和做生意的許多外國人。為保全自己的生活，所以要保全那些不平等的條約，所以借那些條約來搗亂……」

「……中國現在是做十幾國的殖民地。有十幾箇的主人，我們是十幾國的奴隸。如果

我是俄大總統，在政府之中，身當其衝，天天和十幾個主人來往，便隨時隨地，要和主人大大衝突。中國現在的地位，不能夠和主人有衝突，所以我現在不能夠做大總統。我先要處於國民的地位，再同各國交涉，廢除從前不平等的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到那個時候，才再可以同國民說做他們大總統的話。」

門司新聞記者詢先生中國今後能否統一。先生答曰：

「這箇關鍵，也是在不平等的條約。如果北方有膽量，能夠贊成南方的主張，廢除那些不平等的條約，於中國前途有大利益，南北才可以調和。若是北方沒有這個胆量來贊成南方的主張。中國不能脫離奴隸的地位。就是南北一時調和，於中國前途，只有害而無利。南北又何必妥調和？何必妥統一？這個理由，要另外有一個證據，才可以說明，諸君才可以懂得清楚。諸君知道我們中國在滿清的時代，南北是統一的，只有一個政府。從瓜分中國的論調發生了之後，各個都想在中國沿海口岸，先佔一個根據地，然後才由此發展，進佔中國內地。所以德國佔青島，俄國佔旅順大連，法國佔廣州灣，英國佔香港威海衛。此時香港的海軍當局，計劃香港的防守事宜，看見香港對面的九龍地方，有許多高地，對於香港，都是居高臨下。香港若是得到那些高地的防衛，在軍事上便極不安全。英國人的這種思想，並不是怕中國人利用那些高地來打香港，是怕外國人佔領了中國之後，利用那些高地來打香港。所以便想預先向中國取得那些高地。照英國人的原來計畫，是以那些高地的分水嶺爲界，只要水向香港流的地方，劃歸香港政府防衛，至於水向中國流的地方，都可劃歸中國政府防衛。香港便極安全，這個計畫定了之後。英國人便告訴駐北京的英國

公使，和中國政府交涉。英國公使接到了那個計畫之後，打開香港的地圖一看，以為香港的原來計畫，只要求中國割十幾方里，那個要求太小，他看到北京的政府很軟弱，很容易欺負。可以多要求，所以向中國政府提出來的，不只要幾十方里，要中國割兩百多方里。當時北京的統一政府，非常的怕外國人，當然是聽外人的話，准英國的要求。英國公使一接到了中國政府照准的公文之後，便知道香港的英國政府。於是香港政府便派兵進九龍內地，接收那些領土。在本地的土人，一遇到了英國兵，便知英國兵開戰，便打敗他們。於是英國兵就退回香港，又再打電報到北京的英國公使向中國政府交涉，說，「我們原來要你和中國政府交涉，取得那些領土，就是不願意用武力，是想和平解決。現在我們去接那些領土，本地人民已經是和我們開戰，請你再向中國政府交涉罷。」英國公使又再把香港的情形，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中國政府一得到了那個交涉，便打一個電報到兩廣總督，要兩廣總督執行一定要把那些領土交到香港政府，兩廣總督一接到了北京統一政府的命令，當然是應厲執行，便馬上派五千兵去，打退本地的人民。香港政府才是安全的得到了那兩百多方里的領土。像這樣講起來，當時中國的北京政府雖然是一個中國的統一政府，但是另外還有主人，要聽外國主人的話，對於本國的人民，就是殺人放火，也是要做。像這樣的政府，雖然在名義上要統一，但是在事實上對於南方人民，只有害而無利，又何貴乎有這種統一政府？假若在滿清的時候，中國政府不是統一，北京政府的壓力不能達到南

等的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從此以後，再不聽外國人的話，來殘害南方的人民。如果這一層做不到，南方人民還是因為北京政府怕外國人的關係，間接還是受外國人的害。南北又何必要調和？何必要統一？我又怎樣情願去執政權？若是這一層能夠辦得到，中國可以完全自由，南方人民，再不間接受外國人的害，南北便可以調和。便可以統一，我也情願去執政權。」

門司記者又詢先生，國外問題主張條約廢除，國內問題是否主張廢督裁兵，中國始可統一。先生答曰：

「對於國內的問題，也是要先廢除條約，因為中國近來的兵和督，都是外國條約造成的。……」

先生又在日本向中日人士之各團體演說，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意見，其「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演詞云：

「……當我們中國十三年前革命的時候，歐美大勢力老早侵入了東亞。中國四圍都是強國，四圍都是障礙，要做一件事，便要經過種種困難，就是經過了困難之後，還不能達到目的。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沒有成功。我們革命黨在中國這十幾年以來，本來已經推翻了滿清的舊皇帝，銷滅了袁世凱的新皇帝，掃除了種種障礙，就是最近曹吳的大軍閥，也被我們推倒了。在國內對於革命的障礙，都被我們消滅完了。我們在國內沒有革命的障礙。既是沒有革命的障礙，革命便應該可以成功，為甚麼還說不能成功？還不能達到圓滿目的呢？因為還有國外的障礙。沒有打破。這種國外的障礙，便是中國從前和外國所立的



不平等條約。從那些條約的字面說，是很容易明白的。至於講到內容，不但是中國人自己不明白，就是日本旁觀的人，也不容易明白。大概講起來，那些條約的來源，是從前中國和幾十個外國所訂立的。外國在中國定了那些條約，便和中國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便用來壓迫中國，享種種特別權利。經過這次歐戰之後，德國和奧國廢除了那種條約。德國和奧國現在中國不能享特別權利。德國和奧國之所以廢除了那種條約的原故，是因為他們是打敗了的國家，被我們中國要求廢除了的。近來俄國也廢除了那種條約。俄國之所以要廢除的原故，是因為俄國革命之後，很主張公道，知道那種條約太不平等，對於中國太不講道理，所以他們自己甘心情願要廢除那種條約，要送回俄國在中國所享的特別權利。那種不平等的條約。現在一共有三國是已經廢除了。另外還有十幾國沒有廢除。還是握我們中國的主權。那種不平等的條約，究竟是一件甚麼東西呢？老實說就是從前中國政府把我們國民押到了外國人，所寫的一些賣身契。現在拿到這種賣身契的還有十幾國，就是我們還有十幾個主人。我們現在是做十幾國的奴隸，是十幾國的殖民地。做一國的殖民地很容易，做到十幾國的殖民地很痛苦。譬如澳洲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南非洲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紐絲蘭也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英國平時對於那些殖民地所享的權利很少，而所負的義務很大。那些殖民地的人民對於母國反要享很大的權利。我們中國做十幾國的殖民地，那十幾國只到中國來享特別權利，只來虐待中國人，毫不盡義務。

，這一點便跑到南洋羣島和南北美洲一樣。他們那些人跑到了外國之後，都是不想歸家鄉。自然是覺得做一國的奴隸，比做十幾國的奴隸，要愉快得多。中國現在是做十幾國的殖民地。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中國的地位，比較殖民地還要低一級，可以叫做次殖民地。說到我們的領土，要大過美國，我們的人民有四萬萬，要多過美國。美國是現在世界上頂富強盛的國家，我們中國有這樣大的領土，和這樣衆的民衆，還不能成一個獨立國家。推到這個原因。雖然是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受那些不平等條約的壓迫……」

其在「中國內亂之因」演說詞中云：

「要以後真是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作惡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我們革命黨要中國從此以後，不再發生軍閥，國民能夠自由來解決國事，中國永久是和平統一，根本上便要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不能活動，便要銷滅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因為要消滅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所以講內政問題，便牽涉到外交問題，要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外國人在中國活動的，像教書的傳教的和許多做生意的人，都是很安分守己的分子。至於不安分的，只有少數流氓。這些流氓。在外國不過是小有手段，都是不能生活。一到中國，不上幾年，稍爲知道中國內情，便結交官僚，逢迎軍閥。一逢迎到了軍閥，便無惡不作，就是在不平等的條約之中，所沒有記載的事。他們都是包辦一切，好像小皇帝一樣……因爲這些理由，所以我們才要防止外國人的力量，再來中國搗亂，防止了外國在中國搗亂的力量，中國才可以永久的和平。要防止外國人在中國搗亂，便先要外國人在中國沒有活動的力量。要外

國人在中國沒有活動的力量，還是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廢除了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才可以收回租界海關和領事裁判權，中國才可以脫離外國的束縛，才可以還我們原來的自由。用極淺近的道理說，諸君知道那些不平等的條約，究竟是甚麼東西呢？簡而言之，就是我們大家的賣身契。中國和外國立了許多喪失權利的條約，就是把我們國民押到外國人，替我們寫了許多賣身的字據一樣。中國國民賣身，不只是賣到一國，已經賣到了十幾國。我們國民賣了身，究竟國家的地位，墮落到甚麼樣子呢？有許多人都說中國現在是半殖民地，不承認是全殖民地。存這樣見解的人，不是自己安慰自己，就是不知道中國現在的國情。如果說中國是半殖民地，中國的地位，自然是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高。依我看起來，中國現在不是半殖民地，也不是全殖民地；但是國家的地位，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還要低。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白。譬如香港完全割歸英國，由英國人管理，是英國的全殖民地。上海還是中國的領土，不過暫時租到外國，可以說是半殖民地。就字面講，香港既是全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上海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當然比香港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要高。但是事實上是怎樣呢？香港割歸了英國，英國政府便派一個總督來管理，那個總督為管理香港起見，設立了一個香港政廳，另外又設立一個立法局。所有關於管理香港土地人民的法律，都是由那個立法局頒布出來的。在那個立法局裏頭，還有幾個中國人。那幾個中國人在立法局裏頭，還有很大的發言權，還可以議訂法律來管理香港。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

法律來管理上海呢？我們在上海是主人，他們由外國來的都是客人。他們居然反客為主。在中國領土之中，組織一個政府來加乎我們之上，我們人民不敢過問，政府不能管理。用香港和上海比較，究竟是在香港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高呢，還是在上海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高呢？不但是上海是如此，凡是外國人在中國所到的地方，他們便無法無天，爲所欲爲，所以中國現在不只是全殖民地，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還要低一級。我就這個情形，創立一個新名詞，叫做中國是次殖民地。再就全殖民地的情形講，凡是一個殖民地的人民。只做到一國的奴隸。對於母國總可以享多少權利，我們現在做十幾國的奴隸，沒有一點權利之可言。譬如澳洲是英國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國的殖民地，和南非洲許多地方都是英國的殖民地。所有澳洲非洲和加拿大所設立的政府，對於母國新進口的人民，都有主權可以檢查，由母國運來的貨物，那些殖民地的政府都可以自由抽稅。英國人進那些殖民地之後，只可以做普通買賣的商業，不能濫發紙幣，擾亂那些殖民地的金融。英國人在那些殖民地犯了罪，要由那些殖民地的法庭裁判，英國不能另外設立法庭去裁判。試問英國人進中國的口岸，中國政府有沒有權力去檢查呢？英國貨物到中國來，中國有沒有海關去自由抽稅呢？英國在中國的所有通商口岸，開設銀行，濫發紙幣，中國政府有沒有權力去稽查禁止呢？英國人寄居中國各地，若是犯了罪，中國法庭能不能夠去裁判他們呢？英國人的這些行動，在日本的殖民地是怎麼樣呢？再在他們的祖國三島之內，又是怎麼樣呢？不止是英國人在中國是這樣橫行，就是其他各外國人，都是一樣。所以中國人不只是做一國的奴隸，實在是做十幾國的奴隸。國家的地位，真是一落千丈，比亡國奴的地位還要低。好比高麗

亡到日本，安南亡到法國，高麗人只做日本一國的奴隸，安南人只做法國一國的奴隸，高麗人和安南人的地位，比中國人還要高。我們不用外國的領土來比，就是同是中國的土地，只要完全亡到了外國的，便和在中國沒有亡的大不相同。好比香港的公園，無論甚麼中國人，都可以進內面休息，上海的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箇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都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並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現在雖然是取消了那塊牌，還沒有取消那個禁例，在香港之內，無論是甚麼地方。中國人都可以進去。上海許多地方，便有中國人不能去。好像在上海的英國會館，中國人便不許進去。就是有英國人的朋友住在內面，中國人只要進去看看朋友，都是不能破例。至如在香港的英國會館中國人還可以進去看朋友，還可以進去吃飯。我們中國人的地位，墮落到了這箇地步，如果還不想振作國民的精神，同心協力，爭回租界海關和領事裁判權，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我們中國便不是世界上的國家，我們中國便不是世界上的國民。

先生既挾滿懷熱望，抱負犧牲決心，以赴北京，滿擬集合國民力量，聯絡各派勢力，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去中國內亂之因，而脫國民於次殖民地奴隸之地位。則凡為國民者及凡執政權者，應如何協力同心，在先生指導之下，不屈不撓，以與列強爭議，則列強見中國上下一致，悅於民氣之可畏，不平等條約可有廢除之望。乃當時所謂執政之段祺瑞，為博列強歡心以得其承認一己地位起見，不惜以我中華全國之主權，為個人位置之交連品而

難，段氏之地位固，中國前途仍屬絕望，而先生之心傷矣。故先生於聆悉段氏代表報告後，即大怒曰：「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徧徧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緣故呢？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爲甚麼還來歡迎我呢？」先生當時之憤恨可知矣。夫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主張，先生所願犧牲一切而以所有之精力赴之者也。乃竟因見沮於國賊而不獲實現，於是受感情之激刺，肝病乃日益劇，延三閱月而竟抱恨長逝矣。嗚呼！痛哉！自先生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主張未達，於是而有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南京路上之喋血，於是而有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執政府前之慘殺，追原禍始，無莫非不平等條約爲之厲階。不平等條約不廢，我人流血之慘劇更將層出不窮。不獨流血已也，我子子孫孫亦將永淪於萬劫不復奴隸牛馬之地位而天演淘汰，我祖宗墳墓亦將永絕歲時之祭掃而湮爲邱墟。則我人可不追念先生之遺烈，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堅持此廢除不平等條約主張，百折不回，以竟先生未竟之志哉！

# 二百三十五年間中外重要條約表

一六八九年	清康熙廿八年	中俄尼布楚條約六款
一七二七年	清雍正五年	中俄恰克圖條約十款
一七九二年	清乾隆五十七年	中俄恰克圖新約五款
一八四二年	清道光廿二年	中英南京條約十三款
一八四三年	清道光卅三年	
一八四七年	清道光廿七年	
一八五八年	清咸豐八年	中俄天津條約十二款 中英天津條約五十六款 通商章程十款 程十款 中法天津條約（正約四十二款補遺六款）
一八六〇年	清咸豐十年	中俄北京條約十五款 中英北京條約九款 中法北京條約十款
一八六一年	清咸豐十一年	中德條約四十二款 通商章程十款
一八六三年	清同治二年	中丹條約五十五款 通商章程九款 中荷條約十六款

一八六四年	清同治三年	中西條約五十二款
一八六五年	清同治四年	中比條約四十七款通商章程九款
一八六六年	清同治五年	中意條約五十五款通商章程九款
一八六八年	清同治七年	中美續約九款
一八六九年	清同治八年	中俄改約陸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款 中奧條約四十五款 通商章程九款
一八七一年	清同治十年	中日修好條約十八款
一八七四年	清同治十三年	中日北京條約三款 中祕條約十九款會議專條
一八七六年	清光緒二年	中英烟台條約三款
一八七七年	清光緒三年	中西議定華工條約十六款
一八八〇年	清光緒六年	中德續約十款善後章程九款 中美續條約四款 補條約四款
一八八一年	清光緒七年	中俄改訂條約二十款中俄議定專條續改陸路通商章程十七款 中巴條約十七款
一八八二年	清光緒八年	中俄伊犁界約三款喀什噶爾東北界約四款又西北界約六款



款

一八八三年

清光緒九年

中俄塔爾巴哈台界約七款科布多界約五款

一八八五年

清光緒十一年

中英烟台續約十款 中法新約十款 中日天津條約

三款

一八八六年

清光緒十二年

中英緬甸條約五款

一八八七年

清光緒十三年

中法續議界約五款又商約十款 中葡條約五十四款會

議尊條三款

一八九〇年

清光緒十六年

中英藏印條約八款

一八九三年

清光緒十九年

中英藏印條約九款

一八九四年

清光緒二十年

中法滇緬條約二十款 中美會訂華工條約六款

一八九五年

清光緒廿一年

中法續議商約附章九款續議界約附章五款中越邊界會通

章程六款中日馬關條約正約十一款另約三款

一八九六年

清光緒廿二年

中俄密約六款 中日通商行船條約二十九款

一八九七年

清光緒廿三年

中英緬甸條約十款

一八九八年

清光緒廿四年

中俄租借旅大條約九款又續約六款 中英展拓香港界

一八九九年

清光緒廿五年

址專條議租威海衛專條 中德膠澳租約十款

中俄勘公旅大租界專條

中法廣州灣租約七款

中

墨條約十款

一九〇一年

清光緒廿七年

中瑞哪條約三十三款

一九〇二年

清光緒廿八年

中俄交收東三省條約四款交還關外鐵路條約七款

中

英通商行船續約十六款 中葡增改條約九款

一九〇三年

清光緒廿九年

中美續議通商行船約十七款 中日通商行船續約十三款

款

一九〇四年

清光緒三十年

中英保工條約十五款 中葡新訂商約二十款

一九〇五年

清光緒卅一年

中日會訂東三省條約正約三款附約十二款

一九〇六年

清光緒卅二年

中英修訂藏印條約正約六款附約十款

一九〇八年

清光緒卅四年

中法會訂緝匪辦法六款

一九〇九年

清宣統元年

中俄協約預定大綱條約十八款 中日東三省交涉五案

約圖們江中韓界約七款 中瑞通商條約十七款

109018

KBC  
G  
329.15